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卷第十一　又
沙門　守其等奉　勑校勘
羔函　魔逆經
魔逆經法護譯者按開元錄是單譯
經而國丹二本雖始終無異宋本與
彼文義全別則必有一是一非未知
孰是眞魔逆經耶今撿宋經全是後
念函中文殊師利悔過經耳宋藏錯
乱名魔逆經重編於此故今去宋取
國丹本爲眞魔逆經焉後賢欲知今
所去經是何等者請見念函文殊師
利悔過經即全是耳今爲看舊□宋
藏者具錄正經于左
佛說魔逆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　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摩訶
菩薩不可計及欲行天諸色行天淨
居天人彼時世尊與無央數衆會眷
屬周帀圍繞而說經法有一天子名
曰大光在於座中異從文殊師利而
侍衛焉於是大光白文殊師利所可
謂言諸菩薩衆有魔事者何謂魔事

文殊荅曰有所興業而有所作則為
魔事若使志願有所受取而有所奪
則為魔事假令所欲思想諸著識念
求望則為魔事復次仁者倚著菩薩
志欲至道則為魔事心倚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一心而依智慧則為魔事
識念布施妄想持戒受於忍辱放逸
精進及倚禪定專惟智慧則為魔事
復次仁者心樂閑居行得於觀則為
魔事若使想念止足獨處節限名德
則為魔事若行空無依無相願脩無
放逸住於如來所說言教則為魔事
假使仁者思想識念有所受取志在
所應見聞念知分別經典皆為魔事
大光問文殊曰其魔事者為住何所
文殊荅曰住於精進又問以何等故
住於精進文殊荅曰其精進者乃為
諸魔求其便耳若懈怠者彼魔波旬
當柰之何又問何謂菩薩精進而不
應者文殊荅曰假使計言我身精進
則為不應所以者何已身精進計有
所應則依倚世仁者欲知為精進者
等遵所修此之謂也以等精進則曰

金瑩

平等無所應進已無所應則無放逸假使仁者眼無所進不行於色是則名曰平等精進耳無所進不行音聲鼻無所進不行衆香舌無所進不行衆味身無所進不行細滑意無所進不行諸法是則名曰平等精進復次仁者假使不行一切塵勞而以斷除衆生愛欲垢穢是則名曰菩薩所行平等精進若於三界而無所行救濟三界倚著衆生諸惱之患是為菩薩平等精進行於布施無所想念修以四恩攝諸慳貪行於禁戒而無想念攝諸犯惡衆生之類行於忍辱而無所想攝諸瞋恚人民之衆行於精進無所想念攝諸懈怠行於禪定無所想念攝諸亂意行於智慧無所想念攝諸惡智是為菩薩平等精進文殊師利復謂大光其有曉了空無慧行不想空無是為思念精進行空遊於諸見悉察諸見而無所見觀諸邪見不離空無是為行空所謂空者諸見則空以空之故故曰空空由是空空故曰為空因是空故諸法皆空假使曉了

此慧明者而不自大是謂菩薩平等
精進復次天子修行於此無所想者
不念無想皆與一切衆念俱遊不捨
衆念不有所念所念無想不想所念
等於諸想及一切念若能曉了一切
想念設於此慧不以知慧而憍慢者
無所逆樂是為菩薩精進之行文
殊師利復謂大光其行無願隨心所
生有所志慕心無所著不行所願其
趣所生已離諸見及衆駛水捨於二
事不計有身亦無吾我而等除去終
始生沒其有能行如是精進是為菩
薩平等精進文殊師利復謂大光菩
薩修業常以平等其於智慧聖明之
達無所修行曉了善權將攝一切衆
德之本分別慧者無我無人無壽無
命則以善權精進開化一切衆生聖
明達者於一切法無應不應無淨不
淨曉善權者精進攝於一切正法進
智慧者悉了於一切不壞法界了善
權者供養奉事無央數佛達智慧者
進聖無為曉善權者宣暢一切文字
之教種種別異智慧聖者修行佛身

金臺

了無穿徧解善權者三十有二大人
之相而自莊嚴智慧聖者使諸生死
而無所生解善權者則為所念常向
衆生智慧聖者修行於空無相無願
曉善權者頒宣斷除六十二見衆想之
著志有所求智慧聖者勸助精進至
於六通解善權者神通變化多所救
濟智慧聖者精進不見諸種陰入衆
衰之難解善權者執持將護諸種陰
入智慧聖者遵修泥洹本性清淨解
善權者為諸衆生開化導示無上正
真所當修行智慧聖者謂得慧眼所
覩無掛解善權者逮致天眼化諸著者
智慧聖者不得諸法所行精進解善
權者敷演文字而講說法智慧聖者
分別諸法義之所趣解善權者宣暢
如應辯才之慧智慧聖者曉了諸根
各各別異心念不同解善權者究盡
衆人如應說法智慧聖者識達八万
四千諸行解善權者能為一切頒宣
指示八万四千諸品法藏是為菩薩
平等之業精進行也文殊師利分別
說此平等精進示衆會時八千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文

尋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天子逮得
無所從生法忍世尊即讚文殊師利曰
善哉善哉仁快說此諸菩薩衆平等
之行於是大光白文殊曰如來讚仁寧
踊躍乎文殊荅曰卿意云何假使化
人讚於化者又其化者寧踊躍乎荅
曰不也其化人者無所係著亦無所
受報曰如是一切諸法自然之相悉
如幻化如來之相亦復如此吾當何
因而踊躍乎辟如呼響於善惡聲
無所是在亦無所受一切諸法亦復
如是猶如呼響本悉清淨如來文殊
其淨亦如吾當何因而踊躍乎大光
又問何故如來讚於仁者文殊荅曰
其有領宣無所立慧乃為如來所見
嗟歎於諸言說不懷憂慼亦無增減
於諸衆生無衆生想於一切法無諸
法想若志遲逈修治生死曉了魔事
解佛道業以於魔事覺了真諦分別
佛法及與魔事不畏魔事不依佛法
如是行者則為如來之所嗟歎又問
文殊仁為奉行如此法乎所以如來而
嗟歎之荅曰其平等者終無偏黨

又問其平等者不與偏乎答曰所謂
平等等於諸逆亦等吾我等諸四大
亦等住見吾所等者亦復若茲如諸
種等四顛倒等吾等亦如如等不順
反戾之事及欲所得吾等亦如如等
生死等及與本際如等行原等生死
本及泥洹本以用泥洹本等等之故因
此故曰本際平等如本際等故吾
我等已等吾我亦等無明恩愛之本
如等無明恩愛之本亦等明徹解脫
之本若以平等明脫之本亦等貪婬
瞋恚愚癡以等三垢亦復等於空無
相願已等三脫亦等有為之本以等
有為本亦等無為本以等於無為之
本文殊所等其亦若茲是故大光以此
平等諸法皆等其以說者令所頌
宣方當演說而見嗟歎一切此法皆
悉平等猶如虛空虛空正等而無偏
黨虛空無數亦無所為若有趣斯方
欲習入是故如來讚歎于彼大光又
問寧可宣暢善哉之法無善哉法乎
文殊答曰菩薩善哉從志願出諛諂
無質所行放逸為不善哉用衆生故

不捨大哀故曰善哉若不懷仁念害衆
生則非善哉若能慈傷一切衆生乃
為善哉興恚懷結讎于忍辱為不善
哉若不辭亂又隨律教已有罪過自
首歸誠而不藏匿則為善哉隱蔽殃
釁而不發露則非善哉自見身惡能
改除者則為善哉假使志求他人瑕
闕則非善哉若行返復而知恩好心
不懷害孝順行仁則為善哉無有返
復心常懷害欲危返復不奉孝順不
知報恩則非善哉聞佛道教尋能遵
修乃為善哉若聞經典不肯敬順則
非善哉奉行禁戒未曾缺漏乃為善
哉若受於戒失不順從則非善哉常
處閑靜其心寂寞乃為善哉設慕憒
吏自放恣者則非善哉在於閑居捨
身壽命而不戀恨乃為善哉假使貪
愛已身壽命則非善哉修四賢聖止
足知節乃為善哉不知進退多所志
求慕樂惡事則非善哉為人羸劣能
忍辱者乃為善哉若以害心向於衆
人則非善哉諸所欲度能自制限則
為善哉為人舒緩不能謹勅則非善

[illegible]

哉所可歸命未曾忘捨乃為善哉本
有所歸遺棄不念則非善哉曉了威
儀礼節之正所行至誠所作如言心口相
應乃為善哉欺詐迷惑一切世間則
非善哉將護正法不違雅典乃為善
哉誹謗經道違失正理則非善哉假
使所聞不謗經典雖不師受須宣道
教無所希冀乃為善哉愛惜經法
自稱為師若說經法常懷妄想則非善
哉執權方便開化衆生乃為善哉不
護衆生無權方便不行四恩則非善
哉若能遵修六度無極慇懃慕求乃
為善哉若復棄捐六度無極則非善
哉造行慧業自致聖道乃為善哉貢
高自恣為憍慢業則非善哉行牢強
慈愍傷衆生乃為善哉趣尒行慈所
愍不弘則非善哉奉行十善不違大猷
乃為善哉翫習自恣行十惡事則非
善哉若能棄捐一切衆悪乃為善哉
順從諸悪非法之事則非善哉大光
欲知出家顛倒不順行者則非善哉
好樂空無相無願具足成就乃為
善哉強上高床師子之座而演雜句

世間之談隨俗同塵則非善哉若得
菩薩篋藏之典修習遵行昇師子座
頌演道教乃為善哉毀於禁戒受信
施食則非善哉奉順戒法清淨鮮絜
應服一切供養之利乃為善哉貢高
自大憎嫉經法則非善哉謙下恭順
不懷慢恣嗟歎人德乃為善哉嫉妒
菩薩憎其高行則非善哉見諸菩薩
敬之如佛乃為善哉是為大光如佛
所說其行法者則為非遠不至大慧
皆非善哉其有順從如來教者乃為
善哉大光又問以何等故讚法善哉法
在善哉非善哉乎文殊答曰吾於諸法
不行善哉亦復不行非善哉也所以
者何一切諸法悉無所合亦無吾我
又問文殊仁者不與善法合乎文殊
答曰吾則不與善法俱合亦復不與
惡法共合所以者何計極著者謂有
為矣其無著者謂無為矣計無常者
亦是有為自計有身不了本無又問
文殊師利仁者至德亦是有為計有
吾我文殊答曰假使吾計有為身是
我所則墮恐懼又問文殊師利仁者

金

不畏於有為乎報曰假使見於有為
究竟成就永存無滅盡者我乃恐懼
又問文殊仁者不見有為之事而成
就乎答曰吾尚不見無為之事而在
成就況當復觀有為之事而成就也
又問文殊仁為有為若無為乎答曰
仁者吾不有為亦不無為所以者何
設使有為則與愚癡凡夫同塵假使
無為則與聲聞緣覺同等又問文殊
設使仁者亦不有為復不無為今我
云何執持此教答曰譬如化人之所興
為欲持法者亦當如彼於天子意
所志云何如来神識為住何所立在
色乎答曰非也為復立在痛癢思想
生死識乎報曰非也又問住三界乎
答曰非也住在有為若無為乎答曰
非也又問如来神識為何所住報曰
文殊如来神識永無所住答曰如来
神識設無所住卿當執持如彼所住
又問文殊仁者則為是如来乎答曰
天子其無本者無来無去無所周旋
吾所由来亦復如是以是之故吾為
如来所来亦如如佛所来吾亦如之

以是之故吾爲如來如如來住吾住
亦如以是之故吾爲如來如來無本
文殊師利亦復無本故曰無本以是
之故吾爲如來又問文殊其無本者
當從何求荅曰天子其無本者當於
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荅曰當於如來解脫中求不懷瞋法
而求之矣又問如來解脫不懷瞋法
當於何求荅曰當於衆生志行中求
又問衆生志行當於何求荅曰當於
如來聖慧中求又問如來聖慧當於
何求荅曰當於衆生諸根各異分別
原際而於中求又問文殊師利今者
所說吾不能了其不解者不能分別
則當愕然荅曰如來之慧無能分別
又問何故荅曰如來慧者無所罣礙
亦無想念不可逮得無有言辭亦無
所行無心意識離於言教以是之故
無能知者不可分別又問文殊設如
來慧不可分別諸聲聞衆云何曉了
何因菩薩而得住於不退轉地荅曰
天子如來至眞善權方便因時頒宣
文字之說又其慧者無有文字辭如

不從水中而生火矣鑽木求火及照陽
燧乃出火耳如來若此威神聖旨道
慧無邊廣分別說本無之慧無有能
知如來聖慧如來聖慧燒諸思癡闇
昧草木令不復生彼則何謂燒諸思
癡闇昧草木一切分別衆行之志演道
品法六波羅蜜諸度無極又闡文
殊無有草木不生瑕穢亦無瘡病云
何說之答曰所暢說者無緣起分所
言無毀無合無散所頒宣者不說生
死無泥洹教無所蠲除亦無所斷不
有造證無所違作無得無歸此所言
者乃為寂寞堅要之辭天子報曰難
及難及至未曾有文殊師利今所說
者微妙巍巍無極之慧超異如是而
魔波旬不來至此欲廢亂之行於逆
乎適說是語須臾未久時魔波旬在
於虛空興大雲雨聲揚大音其音普
聞一切衆會時衆會者各心念言此何
等聲流溢乃爾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
仁等見魔所興亂乎答曰唯然天中
天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令
魔波旬自然見縛尋便墮地哭呼稱

[illegible]第三 第十張 必

忿恚恨罵詈文殊師利今當杻械鏁
縛我身文殊荅曰出魔波旬復有繫
縛堅固難解踰過於此今者所被如
卿不覺何謂堅縛謂言吾我顛倒恩
愛諸邪見縛因緣繫縛卿常為此枷
鏁所縛不自覺知魔又啓曰唯見原
赦使得解脫文殊師利曰汝當興造
行作佛事我能令卿從繫得解魔即
對曰我於佛法無所妨廢亦無所壞
已當何因興作佛事文殊荅曰波旬
欲知興作佛事修行乃為菩薩智慧
變化假使如來興作佛事不足為難
魔作佛事斯乃為奇於是文殊師利
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使魔波旬變作
佛像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坐師子床智
慧辯才所說如佛而宜此言所欲問
者一切眾生諸所狐疑自恣所啓當
為發遣時大迦葉問魔波旬比丘修
行以何為縛魔尋荅曰計我禪定而
志寂然則是有想無想品第想空為
要毀眾見想想於要想興於眾念御
無願想懷諸所願為泥洹想而樂無
為毀生死想是為迦葉修行比丘之

繫縛也所以者何迦葉當知不當毀壞
諸所往見因而行空也所謂空者諸
見皆空不當毀念求於無想所以者
何敢可所念悉為無想不當毀願而
求無願其所願者悉亦無願不當毀
生死而求泥洹曉了生死不可得處
則為泥洹迦葉當知其行泥洹不起
思想當於衆者令無所起毀壞滅盡
泥洹本淨無所起生乃為無為說是
語時五百比丘心逮清淨時須菩提
問諸比丘誰為開化諸賢者等五百
人曰其無所得不成正覺開化吾等
又問云何開化荅曰不來不去曉了
如是不起不滅其慧常住說是語時
二百比丘逮清淨眼時須菩提問魔
波旬何謂比丘為最衆祐魔即對曰
若無所受亦無畢淨而從篤信愛樂
佛法受飲食饌如須菩提若有比丘
不受不捨其施與者觀彼比丘猶如
幻化其受施者意念如影無有生者
亦無受者心無所者無心不起彼則
於世為最衆祐時舍利弗問魔波旬
何謂三昧而不識亂波旬荅曰於三

[illegible]經卷第十 第十五張 文

[illegible]

昧盡如無所盡悉令都盡其無著
不令興起燒盡衆欲本末清淨悉無
所生令不復愚無所更歷一切諸法
曉了清淨平等正受遵修寂滅寂諸
所更滅盡三昧而以正受無觀不觀
亦無所見如是三昧乃無穢乱大目
揵連問魔波旬何謂比丘悉得自在
波旬荅曰假使比丘曉了一切究暢
今心及與諸法悉解脫相宣說諸法
悉解脫相無所依倚所懷悉亦無
所解亦無所懷心無色欲見一切色
心無所住曉了諸法亦無處所心不
可護曉若諸法亦不可持心不知心
心者自然則為清淨諸法亦然自然
清淨法界清淨得不動轉以他因緣
現在目前備六神通四神足念而自
娛樂比丘如是心乃自在邠耨文陁
尼弗問魔波旬何謂比丘說法清淨
波旬荅曰假使比丘見一切法皆度
無極而悉遍見衆心各異悉無著
一切所念則無同像吉分別說曉了
一切音聲言說談語論議如山呼響
觀諸講法亦如幻人身所識知如水

校正別錄卷第十二　第十六張　之

中月列諸塵勞思想緣念所從起立
無愛法者亦無捨者得入三昧者須立
法等惟超度則以達知四分別對
才心無所異讚言善哉不懷孤疑待
其已心則能清淨一切人心曉了本
淨鮮潔無垢解知塵勞之取要矣
見諸陰魔悉為開靜其死魔者生無
終始其天魔者皆除一切倚者之故
一切眾生志淨如是如是比丘乃為清
淨普見道法演布經典耆年優婆
離問魔波旬何謂比丘奉持法律波
旬荅曰其能曉了一切諸法悉被開
化識知眾罪本除寂莫救擾猶豫若
見誹謗不以孤疑亦不懷結恨於諸
法未曾生志而有所御常能化度諸
有道者何況小小犯禁式乎體解塵
勞靡所不別諸客塵勞不以堅要懷
思想也無眾愛欲無內無外不處兩
間曉了塵勞由從無覺不壞愛欲亦
不勸化至於無欲亦無所起計於塵
欲猶如雲雨快於聖慧曉了須宣所
可說者如鳳散雲悉無所住有塵勞
者如水中月緣想念起欲現百像中
[illegible]

於闇冥當得智慧以為明照欲如明
鏡見其面像其色如鬼羅刹之形其
順念者觀無所見求捨塵欲不益衆
穢則以空慧無相無願無所越度其
有曉了愛欲如是設復有著於愛欲
者則於衆生不興慈哀衆生無我而
無有身亦不望想於諸吾我如是觀
者審諦持律其尊弟子五百人等各
各自問己身所知時魔波旬各各分
别而發遣之於是諸天衆中有一天子
名曰須深問魔波旬文殊師利屬者
講說諸魔事業仁豈堪任重復表理
何謂菩薩之魔事時魔答曰天子當
知菩薩魔事則有二十何謂二十恐畏
生死欲得解脫遵修詭習於佛正法稽
首歸命而有望想則為魔事業一觀
於空無而察衆生則為魔業二觀於无為
而猒有為善德之本則為魔業三禪定
正受不求一心而已退轉則為魔業四
若須宣法不為聽者興發大哀則為
魔業五求諸禁戒有德衆祐瞋恨毀戒
魔業六暢演聲聞緣一覺事諮問
則為魔業七啓受深說
大乘不別巨細則為魔業

[illegible] 第七張 人

憒道雜言則為魔業八求度無極自号
菩薩則為魔業九貪著寂滅澹怕之事
所化衆生無權方便則為魔業十積衆
德本不親道心則為魔業十一慇勤違
修寂觀之事所觀察者見有衆生則
為魔業十二求盡塵欲使無有餘度生
死岸惡畏憂欲則為魔業十三修行智
慧常樂猗求依於大家則為魔業十四無
權方便而已皆見一切德本則為魔業
十五不進志求菩薩篋藏慕於世俗方
類之言以此為務則為魔業十六各各
分部博聞師教而有去就則為魔業
十七設使得為富樂饒財豪貴大威
而貪者之不奉博聞則為魔業十八設
為尊豪君子長者釋梵之位不習典
法則為魔業十九不與菩薩法師相從
籍受所聞反與聲聞緣覺相習樂共
談言不欲聞法自恣放逸所遊搪揆
則為魔業二十是為二十菩薩魔事於時
世尊讚魔波旬善哉善哉快說於斯菩
薩魔事假使有人論此法事聽省奉
行不從魔教其人則逮佛大道法講
說經典獲致二十事何謂二十大慈大哀

校正別錄卷第十　第十九張　丈

金音

三不猒生死二十三常見善友二十四所生之處輒遇
佛世二十五得有智慧諸度無極二十六以諸善
薩用為莊嚴二十七速得總持二十八具足辯才
二十九五通之慧三十所未遇法而得聞之三十一世世
所生常懷道心三十二當得出家而為沙門
三十三致開不懷三十四究竟博聞三十五善權智慧三十六
開化衆生三十七導以四恩三十八將護正法三十九常行質
直而無諛諂四十一切所称而不憂悔不懷害
心向於衆生四十一是為四十二速得經典至佛
大道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使哉
善利乃為如來之所嗟歎時魔報曰
吾身不用使哉善利譬如男子鬼神
者之當可所說討實不是其人所語
鬼神所言也如是仁者今吾所說文
殊師利之所發動不當宣傳言是我
說天子問曰今仁變成為佛身形不以
歡乎又復相好莊嚴其身坐師子床
講說經法不以樂耶魔復報曰卿等
見我相好嚴身我還自覩枷鎖繫縛
天子告曰彼旬自歸悔過伏罪文殊
師利文殊師利威神原赦波旬波旬
答曰不當首悔學於大乘菩薩大士
[illegible]
所以者何行菩薩者不見缺漏瑕穢

之四不興瞋恚者設懷怨恨乃當滿
稽首白歸天子又問菩薩忍辱爲何
等類其魔報曰菩薩忍辱有十事何
謂十二志性忍辱而無瑕疵其意忍
辱心不懷害一忍辱無諂不欺衆生二忍
辱慈愍不傷一切貪欲智慧不及道者
四修忍辱事所行如言則不退轉其堅
忍者離於一切猶豫邪見尊惟法忍導
循諸法七深妙忍者不計吾我八柔順
法忍而從歸趣衆賢聖慧九眞諦忍
者不亂緣起十不錯亂忍順從一切衆生之
心十一意不起忍因便速得無所從生
法忍十二是爲菩薩十二事忍於是須深
天子問魔波旬卿若說此二十事至
十二忍寧踊躍乎答曰歡喜須深即
啓文殊師利仁者原赦魔波旬罪文
殊問魔誰爲繫汝報曰不知誰爲縛
我答曰波旬卿不被縛自想爲縛一切
愚癡凡夫之士其亦若茲心本悉淨
無所思念志在想者不知無常計
有常想苦爲樂想無身計身不淨淨
想無色色想無痛癢思想生死識而
想五陰如今波旬惡畏繫縛何因得

校正別錄卷[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脫又曰今我不復得解脫乎荅曰如
是波旬已得脫者不復更脫何因得
脫由緣從於虛偽之想而致繫縛蠲
除此織名曰解脫於是文殊師利捨
所建立威神感動令魔波旬即復如
故時大迦葉謂魔波旬以為興
作佛事其魔荅曰文殊師利境界所
感不當觀之是我所為須深天子問
文殊曰其佛事者當於何求荅曰當
於衆生愛欲之中求於佛事又問文
殊何故說此荅曰以於衆生塵勞之
故受於憂欲設無愛欲不興佛事譬
如無疾則不用醫如是行者假使衆
生無有愛欲則不用佛又問以何所
生佛興於世荅曰起生老病死之
患故佛興出所以者何三界有是生
老病死故佛現世又問文殊如来得
道興顯何法滅除何所荅曰天子如
来得道法無所起亦無所滅所以者
何佛興出世則無所生亦無所失所
可謂言佛興出者假有此辭隨俗現
身自然本淨則云平等無所生者又
問文殊何謂菩薩建立志性荅曰於

一切法無所得者不墮諸見六十二疑
繫縛羅網又問何謂本淨荅曰於內外
法無所著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
荅曰捨身塵勞不捨一切衆生愛欲
又問何謂禁戒具足荅曰分別曉了
寂然之界蠲除一切衆生諸惡不捨
道心又問何謂備悉忍辱荅曰究盡
諸法見一切法除去衆生結恨猒織
瞋恚之難而不違捨一切智通至德
之鎧又問何謂究竟精進荅曰菩薩
所因可精進者悉見諸法至於無上
正真之道刈除衆生懈怠之穢遵修
精進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究竟
於禪定已荅曰見一切法本悉清淨平
等正受一切衆生因有所著而興生矣
又問何謂菩薩成就智慧荅曰於諸所
行不得所行蠲除一切放逸之事刈去
衆生沉吟邪見遵修聖達是為菩薩
成就智慧又問何謂行慈荅曰見一
切法永悉藏度又問何謂為哀荅曰
曉了諸法無有作者亦無報應又
問何謂為喜荅曰若於諸法無所興樂
亦不無行又問何謂為護荅曰於一

按[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切法不造二事又問何謂菩薩至誠
真諦答曰分別一切諸法猶如幻化
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悉無所有又問
何謂大士答曰觀諸衆生而無衆生又
問何謂尊人答曰覩一切法不可受
持而不恐懼又問文殊何謂菩薩被
大德鎧答曰觀一切法等如虚空不
捨僧那又問何謂為仁和乎答曰行
於大哀不遠衆生亦不親近開化塵
勞恩愛之著又問何謂所止宿安答
曰不以身口及與心念煩嬈他人不得
吾我及與他人又問何謂順教答
曰如所聞法能奉行者所言真諦
又問何謂衆人之所歸伏答曰能隨五
趣衆生言教不壞其辭將順己心因
他一切無所違失又問何謂具足知
恥答曰能内自寂遊行於外化導衆
生又問何謂為信答曰遊諸星宿而
無所著又問何謂菩薩行牢強答
曰順從佛教無所毀壞又問何謂反
復答曰所造德本未曾違失常樂如
應又問何謂知節答曰志遊一切塵
勞之欲已不樂欲又問何謂知足答

校正別錄[illegible] 第十四張 文

金堂

曰慕智慧聖不樂諸法又問何謂滿
足答曰假使滿足之度世智慧於諸世
法無所犯負又問何謂分別答曰不
見一切塵勞之欲斷除衆生諸垢瑕
穢又問何謂菩薩而得自在答曰見
諸所生身無所成於慧自在不從塵
欲又問何謂博聞答曰不應聞者而
不聽之又問何謂得至靜然答曰見
諸所作而無所有亦無所捨不御諸
法亦無所念又問何謂住行答曰不
於空行分別教化觀察衆生其心所
行不起吾我及他人想又問何謂揔
持備悉辯才答曰一切所聞悉能執
持分別衆生根原所歸於諸音聲而
無所著是為天子菩薩揔持逮得辯
才於是大光菩薩問文殊師利誰當
啓受如斯言教文殊答曰為善知識
所見將護及往宿世微妙具足善德
之本所見養育乃能曉了此義說耳
又問何所欲樂志性如何答曰愛樂
深奧志性柔和不懷自大又問何謂
比丘不懷自大答曰假使比丘不自見
身自然志求專一大乘了身自然

而於自然不貪己身不住於二如是
比丘不懷自大求捨無明無冥恩愛
不志明脫明脫自然曉了無明因愛
癡冥皆悉無本是為比丘不懷臭
文殊復謂其天子曰假使比丘離於
貪婬解欲本際離欲清淨解於貪
欲行無本際離瞋恚本曉瞋恚本離
於瞋恚本悉清淨本末鮮明離愚癡
本了於愚癡捨於愚冥本悉清淨曉
了愚癡無有根原如是比丘不懷臭
文殊師利復謂天子假使比丘不了
衆苦不斷於習而不造證於諸所習
不行徑路曉了衆苦而無所生入于
四諦設使於苦無所生者則無有習
已無有習則無盡滅設使於苦無所
生者則於彼人無行徑路尒時魔波
旬心懷憂慼泣淚如雨而說此言若
此經典所流布處諸魔波旬不得其
便設有受持斷絕魔事魔說此語
則便没去於是大光問文殊師利曰如
今仁者所可講說吾等觀察義之
所歸假使有人不懷自大不復具學
出家之福不畏所行精進之業若聞

此法而懷恐懼亦不啓受不以如來為
聖師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聞是法言而歡喜樂則當觀之
得解脫也佛言如是如尒所說菩薩由
此得忍受及因斯所忍得生聲聞緣
覺之地又問唯然世尊今此經典當
名何等云何奉行佛言名曰魔逆
降化波旬當奉持之佛說如是文殊
師利大光天子一切衆會天龍鬼神揵
沓惒阿須輪世間人間經歡喜作
礼而退 魔逆經

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卷第十一 二十七張

金瑩